

〔日〕村上春树著 张孔群译

舞吧，舞吧，舞吧

百花文艺出版社



舞吧，舞吧，舞吧

〔日〕村上春树著

张孔群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我”成了自由作家，在雪花纷飞的早春，到札幌海豚旅社寻找昔日情人菲菲未成，却结识了孤僻而美丽的13岁少女雪，从此过起既似恋人又似父女的生活。老同学、超级影星坂田因离婚而颓丧绝望，杀了和他同居的菲菲及应召女郎简，自己跳海了结疯狂而痛苦的人生。在这浮华而严峻的现实世界中，“我”随着不可知的命运的旋律，踏起新的迷惘的舞步。

作者村上春树是日本当今广大青年男女最喜爱的作家，本书1988年出版后风靡日本，已重印8次，发行近一百万册。

村 上 春 树

ダンス・ダンス・ダンス

日本讲谈社1988年10月出版

舞吧，舞吧，舞吧

村上春树著 张孔群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6 5/8 插页2 字数325,000

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5306-0640-9/I·556

定价：5.85元

1

常作海豚旅馆的梦。

梦中的我被它所容纳，也就是说作为某种状态的持续我被它所包含。梦境清楚地提示了这种持续性。梦境中的海豚旅馆的形状扭曲、变得又细又长，细长得就像搭着顶篷的长桥一样，这座桥从太古细细地延伸到宇宙的尽头。而我被它所包含，在那里有谁在流泪，为我而流泪。

旅馆包含着，我清楚地感到它的鼓动和温暖。在梦中，我是旅馆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的梦。

梦醒了。这是何处？我想。不仅是在脑子里想，而且说出口来问自己：“这是何处？”不过这是毫无意义的自问，在没有问自己以前就知道其答案：这里是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的现实存在的附属物、在不知不觉之中作为我的属性而存在的事物的性质、状况。有时有女人睡在身边，不过大体上都是一个。还有房间对面高速公路的轰鸣、枕边的酒杯（杯底还剩有五毫米深的威士忌）、带着敌意的——不，也许这仅是一种漠不关心——充满灰尘的朝阳。有时下着雨，下

雨的时候我就这样躺着愣神儿。喝那酒杯里的残酒，看着从屋檐上滴落的雨滴，想着海豚旅馆的事情。慢慢地伸出手脚试试看，确信自己不过是自己，不被任何地方所包含：“我不被任何地方所包含。”但是梦中的感觉依然存在，在那里我只要伸出手去，就会引得包含着我的一切的振动，就像精密的水利用机关一样、每一个机构都谨慎地相继运动着、反应着。澄清我的耳鼓，就能听见其运动的方向和脚步，澄清我的耳鼓，就能听见有谁在哭泣，细微的哭泣声从深深的黑暗里传出来。有人在为我而哭泣着啊。

海豚旅馆是现实存在着的旅馆，它处于札幌街头一个不显眼的角落，我数年前在那里住过一宿。不行，再细细地想来！那是几年前来着？四年前。不，正确地说是四年半前。那时我二十多岁，我和一个姑娘在那家旅馆里住过。是她选择的这家旅馆，她说我们就住这家旅馆吧，非得住不可。要不是她的要求的话，我根本不可能住什么海豚旅馆的。

在那个小而寒碜的旅馆里，我们极少看见别的店客。我在那一星期中，在旅馆的门口也只看见两三个旅客，而且也不明白是否是真的。不过从钥匙板上的欠缺看来，我想应该是有人住的，多是没有，仅有那么几个。不管怎样，一个在大都市里挂着招牌、在职业类别电话本中正儿八经地登记着电话号码的旅馆若无一位房客岂不是不合情理吗？但是，即使有，也应该说都是些沉闷的人，我基本上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只有板上钥匙的配置每天略有些变动。他们都屏息静气、像片薄薄的影子一

样贴着墙壁攀沿往来的吧。不时电梯咔哒、咔哒地小声运行着，等这个声音停止了的时候，沉默比以前更为凝重了。

反正是一家不可思议的旅馆。

这使我想起生物进化过程中的遗传子后退现象。它像一种向错误的方向进化而不得复归的畸形生物，它像一种失去了进化方向、在历史的漫长黑暗中不知所措、惊惧不安的孤儿生物被卷入时代的旋涡中一样，这不是任何人的责任，也不是任何人的过失，谁也不能挽救它。首先他们不应该建这座旅馆，从一开始就错了，按错了第一个按钮，其后的全部都混乱到致命的程度。改正了这个地方，其它的地方又生出新的错误和混乱，结果使一切的一切都显得扭曲变形了，你想细看其某个部位的时候，会很自然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歪着你的脖子的，但这种歪斜角度很小，既没有什么实际的危害，也并非使你感到特别的异常，也许在那里呆长了还会习惯的，不过扭曲毕竟是扭曲，看惯了这种扭曲，再看正常的世界时就不得不歪着脖子了。

海豚旅馆就是这样，它那异常的存在——它那混乱而又混乱直到饱和、终究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时代的旋涡所吞没——对谁都是一目了然的。可怜的旅馆。犹如被十一二月的雨淋湿了的三只脚的黑狗一样地可怜。当然，令人可怜的旅馆在世界的其它地方也许还有很多，但海豚旅馆和它们略有不同，它从概念上讲更加令人可怜。

我想除了不知详情而盲目投宿的旅客之外，专门选择这样的旅馆住宿的旅客绝无仅有是不言自明的。

海豚旅馆并非正式的名称，正式的名称应该是DOLFIJN HOTEL。可它的名字和实际的印象相去甚远（DOLFIJN HOTEL使我联想起爱歌海岸的游览胜地那些像冰糖点心一样雪白的度假旅馆）。所以，我个人才这样称呼它的。入口处挂着一幅颇为高雅的海豚的浮雕，也挂着招牌。不过，要不是挂着招牌，这里完全不像个旅馆，即使挂着招牌看来也不太像，它看上去就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博物馆一样。在这里展示着特殊的東西。抱着特殊好奇心的人们悄然而来的特殊博物馆。

即使你由于我的描述而在你的眼前浮现出如此的印象的话，也并非你想入非非、不着边际，实际上海豚旅馆的一个部分也兼作博物馆的。

谁会住在这样的旅馆里呢？住在这有一个部分莫名其妙的博物馆式的旅馆？住这样在黑暗的走廊深处挂着羊皮，粘满灰尘的皮毛、腐臭的资料、变色发黄的照片等堆放杂乱的旅馆？住在各种想法儿都像干涸的烂泥一样到处粘结在角落边缘的旅馆里？

全部家俱都褪色了，全部的桌椅都活动了，全部的门锁都锁不上；走廊地板被磨下去，电灯昏暗，洗脸池的塞栓变形了，池里怎么也存不住水。胖胖的女佣（她的腿犹如大象腿）在走廊里一边走一边不吉地咳着。经常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目光悲悲切切的中年老板也少了两根手指。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都不行的男人，就像这种人群中挑出的标本一样，仿佛被浸在淡蓝色的墨水中泡了一天刚刚捞出来一样，他的存在彻头彻尾地带着失败和挫折的阴影，他是那种让人想把

他装入玻璃箱中放到学校的理科实验室中的那种男人，而且还要在箱子上贴上“干什么干不好型的男人”字样的标签儿。只要一看见他，就会使人们或多或少地感到悲伤，勃然大怒的人也许不在少数。有些类型的人一看见这种让人痛心的男人就会毫无来由地怒火中烧的。谁还会住在这样的旅馆里呢？

可我们住在那里。“我们应该住在这里哟。”她说的。从那以后她就消失了，抛下我就一去无踪影了。告诉我她走了的是羊男，他说：“她走了啊。”羊男是知道的，知道她不得不走。我现在才明白，她的目的是想把我引向那里。就像命运一样、就像莫尔多河流向大海一样。我看着雨滴、思索着这一切。啊，命运。

每当我梦见海豚旅馆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她，她仍在寻求着我，否则为什么我会多次地重复这个梦境呢？

她，她的名字我也不知道，虽然说和她一起生活了数月之久。关于她我实际上一无所知，我只知道她加入了某个高级应召女郎俱乐部的事情，那个俱乐部采用会员制，仅以具有明确身份的会员为服务对象：高级娼妇。除此之外，她还有好几份工作。平日的白天，她在某个小出版社的校对科里工作，业余的时间里当色情电话里的专门模特儿，总而言之，她的生活节奏相当紧张。她不可能没有名字，说来她有好几个姓名，所以她又没有姓名。她所携带的东西——基本上每次总是带着同样的东西——上都没有标着姓名，定期券、驾驶证、信用卡都没有带在身上，只带着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可那里面全都是些用圆珠笔胡乱地画着的令人不解的暗号。

没有任何能证明她的身份的东西，也许娼妇们都有姓名，可她们却生存在一个无名的世界里。

总而言之我对她是一无所知，不知其出身何处，不知其年庚几多，也不知她何时的生日。学历不明，有无家庭不明，什么也不知道。她就像天上的雨一样不知从何而来，亦不知去往何处，只有记忆残留下来。

但是，现在关于她的记忆开始在我的周围显示出某种现实性的东西，我感觉到了，她正通过海豚旅馆在呼唤着我，她现在仍在希求着我，只有我再次被海豚旅馆所包含的情况下，才能再次和她相会。所以，她在为我而哭泣着吧。

看着雨水的滴落，我思索着那包含着我的东西、思索着那个为我而哭泣的人，感觉到这一切都像是遥远的世界的事情一样，比如说月亮上发生的事情。结果这是一场梦幻，怎样地伸出手去、怎样飞奔赶去、也不能接近它。

为什么有人会为我而流泪呢？

不过，她是在追寻着我，在海豚旅馆的某处向我呼唤；而我也从心底里追寻着她，希望能被那个地方所包含、希望能被那奇妙而又致命的地方所容纳。

但是，重回海豚旅馆也并非易事，并不是电话预订房间、坐飞机到札幌去就算完了的。它不单是一个旅馆，它还代表着某种形态、某种状况。重回海豚旅馆就意味着再一次面对过去的影子。一想到这一点，就使我的心灵郁闷得难以忍受。是的，在过去的四年里，我竭尽全力地把那阴冷的暗影甩掉了，现在要重返海豚旅馆就意味着完全地放弃过去四年里一点一滴地努力的结果。当然，我也并非有非常惊人的

收获，怎么想来那也不过是像中式帆船一样暂时性的简易的东西。但我已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我把我自己与现实像装配那样的帆船一样精心的组合、连接，建立了以我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为基础的新生活。难道我真的要半途而废地放弃这一切吗？打开门窗、把一切都扔出去吗？

不过，一切都从那里开始，这一点我明白，只能从那里开始的。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看着天花板、深深地叹息：得了吧，想什么都无用的，这些都是超出你个人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不管你小子怎样琢磨，事情只能从那里开始，这是铁定的。

说说我自己。

自我介绍。

过去在学校的时候常这样做。在新班级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依次地到教室前面，面对大家介绍自己。那个我最不拿手，因为我找不出其任何实际意义：我对我自己究竟知道些什么？我的意识和我的自身真的合一吗？就像录音机录下来的你的声音听起来不像你自己的一样，难道你想像中你的形象不会和你的真实外表相去甚远吗？……我经常这样地想。每当在作自我介绍的时候，每当在人前谈我自己的时候，都觉得是在随便地涂改成绩通知单一样，惶恐不安地不知所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都尽可能地只说那些不需要进行解释的、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客观事实（我养着狗、喜欢游泳、讨厌的食物是奶油等等）。可即便如此，我也觉得是在

为虚构的人物虚构出不着边际的事实一样，怀着这样的心情再听别人的自我介绍时，也觉得他们都在谈别人而不是在谈自己，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呼吸着虚构的空气。

无论怎样，得说点儿什么。只要谈点儿自己的事情，就会使一切有个头绪的，这是首先的一步，正确与否留作以后去判断吧，自己判断也行，请别人判断也行，不管怎么说，现在是该说的时候了，因此我也得想想我要说的事情才行。

现在的我喜欢吃奶油，不知是从何时开始喜欢的。原来养的那条狗在我升入中学的那年被雨浇后得肺炎而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养过狗，可游泳却仍然喜欢。

完了。

可事情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就结束了，在人们问人生追求什么的时候(无所追求的人也有吗?)，人生会反过来向他们要求更多的数据。想画出明确的图形，就要求要有更多的点和线，否则，将毫无结果。

《数据不足、不能解答、请按消除键》

按下消除键，屏幕上一片白色。教室里的人们朝我乱扔东西，再说！再多说些你自己的事情！教师也皱起眉头，我站在讲台上、惊惧地不知该说什么。

说吧。否则，一切将永无开端、而且要说得尽可能长些，对不对等以后再作考虑。

有时，她到我的房子里来往，吃过早饭后去公司上班。她也没有名字，不过她没有名字主要是因为她不是故事的主

要人物，马上她就会从故事里消失的。为了避免引起混乱，我不给她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轻视她的存在，我非常地喜欢她，即使在她已不在的今天我仍然喜欢她。

我和她可以说是朋友，至少可以说她是能作为我唯一友人的人，她除我之外还有正儿八经的恋人，她在电话局工作，用计算机计算电话费。关于她工作单位里的事情我没有细问，她也没有细谈，不过我想大致就是从事那种按照每个电话号码的使用次数和时间长短、累计出每月的电话费来，再填入电话费索取单的工作吧。所以，每当我看到自家的信箱里放着的电话费索取单时，就像收到一封个人信件一样地欣喜。

和我睡可与此无关。每月两回、或者三回左右。她把我当成月球或者其它外星上的人类一样：“哎，你还不回月球上去吗？”她轻轻地笑着说。我们在床上紧贴在一起，她把乳房压在我的腹部。我们经常在黎明的时间这样地交谈。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声无尽无休地响着，从收音机里传来赫曼·列科的单调的歌声。赫曼·列科，多傻的名字！怎么会起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名字呢？过去的人们的名字多有节奏嘛！

“莫别里阿尔兹”、“肖普李姆兹”、“弗拉米高斯”、“法尔高斯”、“因普莱江兹”、“道阿兹”、“弗·西真兹”“比奇·保伊兹”。

我这么一说，她笑了。她又说我是个怪人，可我不知道我怪在何处，我认为我是想法相当正经的正经人物。赫曼·列科！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哟。”她说：“有时，非常地想见到你，有时在公司里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嗯。”我说。

“有时。”她又强调着说，又过了三十秒钟，赫曼·列科的歌唱完了，换成了一个不知名的曲子。“这就是你的问题之所在么，”她继续说：“我虽然非常喜欢和你这样地呆着，可不想和你从早到晚整日地呆在一起啊，这是什么原因？”

“嗯。”我说。

“这并不是说和你在一起时感到不舒服，只是和你呆在一起时，感觉到空气在逐渐变得稀薄了一样，简直是在月球上似的。”

“这只是一小步嘛——。”

“喂，这可不是给你开玩笑呀，”她抬起上身来直瞪着我的脸说：“我是为你好才这么说的哦，有人对你这么说过吗？有吗？有这样的人吗？”

“没有。”我照实地说。一个也没有。

她又躺下来，乳房温柔地抵在我的腹部，我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后背。

“反正是有时和你在一起时，空气就像月球上一样地稀薄哟。”

“月球上的空气并不是稀薄，”我指正道：“而是根本就没有空气，所以——”

“就是薄嘛。”她小声地打断我说。她无视我的论点吗？要么就是根本就听进去我在说什么？我不明白。但她这样小声地说话使我感到紧张，“我不知为什么，但我想在这种紧张的里面隐含着某种东西。”有时空气会簌——地变得稀薄，所以，我想你和我呼吸的空气完全不同吧。”

“参数不足。”我说。

“你是说我对你一无所知吗？”

“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嘛。”我说：“真的，这并非有什么哲学上的意义，实际就是如此，全部参数不足。”

“可你都三十三岁不是吗？”她说。她二十六。

“三十四。”我更正道：“三十四岁零两个月。”

她摇摇头，起床到窗边去，掀开窗帘。窗外是高速公路，公路上面挂着像骨头一样早上六点钟的弯月。她穿着我的睡衣。

“回月球上去吧，你。”她指着月亮说。

“冷吧？”我问。

“冷？你是说月球上吗？”

“不是的。我是问你冷不冷。”我说。现在是二月，她站在窗边吐着白色的呵气。我一这么说，她才终于感到了冷似的。

她飞快地跳上床来，我拥抱着她，睡衣冰凉。她把鼻子抵在我的脖子上，鼻尖儿也是冰凉的。”“我喜欢你。”她说。

我想说点儿什么，可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我对她满腔好意。就这样相抱着躺在床上，快乐地消磨着时光。我喜欢温暖她的肉体、喜欢抚弄她的头发，喜欢听她那平静的呼吸、喜欢早晨送她去公司去、喜欢收到她计算的——我相信是她计算的——电话费通知单、喜欢看见她穿着我的大睡衣。但这些都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出来，对于她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喜欢。

怎么说好呢？

所以，我什么也没说，语言根本就浮现不到脑海里来。我感我的无言使她受到了伤害，透过她那背上那柔软的肌肤、摸出她骨骼的形状，我感到了这一点，清楚极了。我们就这样相拥着听那不知名字的曲子，她把手掌轻轻地捂在我的下腹部。

“和月球上的女人结婚去生漂亮的月球孩子吧。”她温柔地说。

“那可最棒了。”

从开着的窗户能看见月亮，我抱着她、越过她的肩头看着它。不时有运着不知何物的长途卡车像要崩塌的冰山似地发出不吉的轰鸣向远方走去。到底运着什么？我想。

“早上，吃什么？”她问。

“没什么花样儿，和以往大致相同哟。鸡蛋、烤面包、昨天中午剩下的土豆沙拉、还有咖啡，今天特意为你加上热牛奶作成的淡咖啡。”我说。

“好极了。”她微笑着说：“煮鸡蛋、热咖啡、烤面包吗？”

“当然，很乐意效劳。”我说。

“我最喜欢什么你知道吗？”

“老实说不知道。”

“我最喜欢的呀，”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我讨厌冬天早上的寒冷，可只要闻见咖啡的香味、听见煮鸡蛋时那咕咕唧唧的声音，我就禁不住飞快地跳下床来，再也不会贪恋床褥的温暖了。”

“那好吧，我倒要试试看。”我笑着说。

我不是一个变异了的人。

我真的这么认为。

也许我不和一般水准的人一样，但我不是一个变异的人。我作为我自身，是一个极正经的人，非常地直率，直得就像箭头儿一样。因为对此我自知自明，所以对于别人怎么看我毫不介意，别人怎样地注视着我是和我毫无关系的事情，假如这有什么问题，也只是他们自身的问题。

有些人认为我实际上很愚钝，还有一些人认为我很狡猾，但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所谓“实际上”不过是和他们所看到的外观印象作比较而已。对他们来讲我或许很愚钝，或许很狡猾，其实怎么都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世界上本无所谓“误解”这种东西，只不过是考虑问题的方法不同罢了。以上是我的想法。

但是，与上不同，还存在着另一种人，他们被我的正直所吸引。这种人数不多，可的确是存在的他们。（她们）和我，就像茫茫宇宙中的两颗漂浮的游星一样非常自然地相互吸引、又相互远离。他们走近我，和我接触，然后又在某一天离我而去。他们成为我的朋友，成为我的恋人，成为我的妻子，在某种场合下又成为我的敌人，总而言之，他们终究都背离我而去。。他们厌烦了，他们绝望了，他们沉默下去（怎么拧水龙头，也没有水流出来），然后就都散去了。我的屋子里有两扇门，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人们都从入口进来，从出口出去，没有置换性，从入口出不去。从出口

进不来。入法各种各样，出法各种各样，他们都出去了。有的人为尝试新的可能性而去，有的为了节约时间而去，有些人死去了，一个人也没有剩下，房间里除我之外再无别人。然而我却经常地意识到他们的不在，他们说出的言语、他们的叹息、他们哼唱的曲子都像房间里四处飘散的灰尘一样残留着。

我想他们对我的看法也许相当正确，所以他们才径直地向我走来、又头也不回地离我而去。他们认识到我的正直性，他们认识到我要维持成这种正直性的倔强性和诚实性——除此之外我找不到更合适的表达形式。他们想对我说些什么。他们想对我敞开心扉，他们大都是些心地善良的人，可我却不能给予他们什么，即使给予点儿什么也不能满足他们，我总是尽最大努力给予他们我所能给予他们的东西，能给的都给了，我也想有求于他们，可结果也没能很好地说出来，因此他们都去了。

当然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令我痛心的是他们那种从我这里离去时的悲哀，那悲哀比来时更为深重。我明白他们走的时候身心的某处被磨损了，这也许有些奇怪，看上去他们比我磨损的更为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总是留下我一个？为什么在我的手中总握着谁的磨损的影子？为什么？真不明白。

参数不足。

所以总也找不到解答。

有什么欠缺着。